

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里讲的，把庙砸了，神砸了，就把农民思想中的迷信打掉了！不能吧。（有人说厂子里至今还有画符的）画符的是极少数，但是画孔老二符的可是相当多啦！甚至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也在那画。

我们总让我们的干部通过一段回头来看一看，除了运动搞乱套的、搞顶牛的那些个别单位外，多数只要按毛主席批林批孔指示办的，都促了生产。什么道理？既没有开你们一机部的那个长春会议，也没有规定条条，也没有发什么奖金、毛巾，但生产形势比过去好，什么道理？我们自己的行动走过来的这一条路，能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战胜经济主义是正确的，修正主义是不对的。很简单的道理，能说的很多，能做的就不那么自觉。外国人问把两千年前的孔丘批了，为什么生产就发展了？孔丘和大型机床是个什么关系？他还转不过这个弯来。为什么批了孔丘机床还多了，日本《读卖新闻》到你们厂参观，不是也不理解吗？外和人认为，工人一搞运动就是罢工、要求涨工资，就是对生产力的破坏，他就是这个概念，我们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。

我们党内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当中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语言还不那么多，这是令人着急的，这些人一遇到实际问题，开口闭口就是回到唯生产力去了。

你们看《人民日报》介绍小靳庄经验就是唱革命样板戏这一件事，在人们的思想上就能起那么大的变化。排样板戏看起来是文艺界的事，但它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。这可以看到一台戏的巨大作用。样板戏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。

供批判用

毛远新吹捧宋江、美化自己的 一段谈话（节录）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

毛远新吹捧宋江、美化自己的

一段谈话（节录）

最近，我还听到一些同志讲：批评吧，反正我们是少数，总得倒霉，人家多数总是有理。这是发牢骚，说点气话。我说问题不在少数多数，问题在路线是不是正确。毛主席讲过，路线正确，没有人没有枪，可以有人有枪；路线不正确，就是人多枪多，最后一样垮台。中央“八·一七”决定下达以后，鞍山的造反派为什么会从少数变成多数了？因为路线正确，方向对头。为什么这几年有些人又感到孤立了，又觉得是少数了呢？这就得分析分析原因。除市委的责任以外，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该认真总结一下。如果总是抱着“唯我独左”，“唯我独革”，总想让人家承认“以我为核心”，就不能团结大多数的工人、团结大多数干部，最后你那个山头必然是越来越小。毛主席举过《水浒传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的例子。他是先造反的，站在梁山头上，其他想造反的人到他那里去，他谁也不要。怕什么？怕人家抢了他的位置。大家可以看看《水浒传》里边有一回讲“林冲火拚王伦”。其他人要去造反，要去革命，他不要，只有他是革命的，不能团结人，最后还是被林冲火拚掉了，砍了脑袋。后来，晁盖、宋江这些人去了，人家注意团结大多数，包括在敌人营垒里的将领，还要挖过来，所以后来就发展为一百零八将。用现在的说法，就是王伦的路线不对，不是团结五湖四海，而

是闹他自己那个小山头、小宗派，最后垮台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，毛主席举了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这些例子。

在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六六年八月一日，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，毛主席在信里说：“我们支持你们，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。”这是红卫兵刚刚起来的时候，毛主席就点出这个问题。毛主席又说，马克思说，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，而且要解放全人类。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，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。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。这就是毛主席给我们造反派指出的一条正确路线。毛主席、党中央支持我们造反派，又要求我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，而且引了马克思的话，让我们予以注意。我们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要有这个胸怀，把解放全人类的担子担在自己肩上，不能象王伦那样，就我革命，谁都不许来。我们要有解放全人类的大目标，要讲这个大目标。

毛主席的这段指示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讲的。那时候，我和×××同志在哈尔滨，我们那里造反派中也发生一场大的争论，就是如何对待“八八团”的问题，“八八团”是哈尔滨的保守派。我们提出来应该做思想工作，应该团结他们，帮助他们认识，是人民内部的问题，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。可是当时清华大学蒯大富派来一个什么部长到那里坐阵，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，提出对“八八团”就是要“打、打、打，压、压、压”。我们觉得这个思想不对，不是毛主席的思想。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其中讲过对待保守派的问题，人家就抓住这篇文章，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，要和我辩论。后来我和中央文革在哈尔滨的记者总结了哈

尔滨师范学院正确对待保守派的经验。这个材料毛主席看了，毛主席非常高兴，马上批了，记得还发了中央文件。毛主席非常支持这个思想，就是对保守派怎样做好团结工作。如果我们总抱着只有我是革命的，有“以我为核心”这个思想，就不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。我希望感觉自己成为少数、感到孤立的同志，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。

——摘自毛远新一九七五年七月七日在鞍山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

供批判用

毛远新一九七五年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次谈话（摘录）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